

夜读偶记

尚未“裁开”的书香 读朱航满《杖藜集》

| 安健文 |

收到止观书局许石如先生惠赐的朱航满《杖藜集》毛边本，满心喜欢，许先生是此书的出品人与策划者。此书披露了三十三位当代作家与名人的书房，以及书房中的人物逸事。

我乃毛边党人，将手头的这本毛边书，用友人赠我的一柄刻着梅花的书签兼竹刀，将毛边书慢慢裁开数页。

似乎每裁开一页，就好像推开了一个名家的书房门，飘出来的是满屋书香。尤其情近于和笔者所居地域相近的江南作家的书斋，如金陵的薛冰、子聪，姑苏的王稼句，仿佛一步就能跨进他们的书房。

书尚未读毕，主要是不忍心把毛边全部裁开，看着目录找几篇感兴趣的文章先翻了翻。

此书第一页，刊登了一张照片，注明是作者在杨绛家中书房的合影。其实确切地说，钱锺书、杨绛家中并没有专门的书房，杨绛在《我们仨》一书中说：“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，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，一间给阿瑗，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，或称书房，也充客厅，还有一间吃饭。”他们的客厅兼了起居室、工作室、书房，可谓四合一。杨绛还说：“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，静静地读书工作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去北京三里河探访钱锺书先生，那天杨绛不在家，钱锺书一人在客厅里用乡音与我这个无锡小老乡聊天。偌大的客厅中几乎看不到书，客厅中间靠墙是沙发，背后墙上挂着张之洞书写的七言集

联：万里风云开伟观，千家山郭静朝晖。集元好问、杜子美句。

客厅左右两个角落里，各自放着一张书桌，旁边都放着一个书架，很不起眼。尤其是钱锺书桌旁的小书架，上面只放着韦氏英语大辞典等少数外文工具书，据说这部第三版韦氏大辞典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后，就一直放在钱锺书案桌旁，也是他平生翻阅最多的书，书页的空白处几乎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。

杨绛书架上的书比钱锺书稍多些，也是外文书籍居多，可能是她翻译时参阅的外文原著。我不懂外语，故没有留意是什么书，倒是留意了挂在书架顶端墙上的一幅“黑老虎”汉文字砖《急就章》拓片，上面有清代金石家邹安的题跋。挂在那里，显现出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，与下面的洋装外文书，判若中西文化之两端。钱锺书指着《急就章》说，这是上一代留下的。可见，此乃子泉老人留给后代的中国文化之根脉。

书房乃读书与储书之地，《杖藜集》所记皆如是也，若胡洪侠的“夜书房”、陈子善的“梅川书舍”、唐吟方的“清燕堂”，都是架连架，书叠书。主人容身其间，精思妙想，著述迭出。

我的书房也满眼是书，书架已插满，书桌两端堆成小山，椅子上也是书，鸿儒白丁来了都无法入座。然到手之书，却是泛泛而读，未得要旨。

而钱锺书的“四合一”客厅，空空如也，白壁四面，少见书籍陈列。钱锺

书被称为“两脚书橱”，他的书都被吃进肚子里了。四卷《管锥编》征引中外作者4000多人，典籍文献上万种。钱锺书身后还留下5万页左右中文与外文笔记，摘录了七八千种中外典籍，这些读书笔记有许多是钱锺书年轻时在牛津和清华读书时所记。钱锺书所读过的书都在脑子里和札记中，并不在书架上。当然，像钱锺书这样的人是异类，天赋异禀，无人能及。

钱宅客厅中充盈着书香，但不是从小小的书架上飘来，而是从钱锺书儒雅的谈吐及身后张之洞满洒的墨迹中飘来。这是我四十年前去三里河钱宅探访时真切的感受。

女儿钱瑗与丈夫钱锺书去世后，“我们仨”只留下杨绛一人打扫战场。家中的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样，十多年来没啥变化，只有墙上张之洞的对联换成了吴大澂的对联，联语为：二分流水三分竹，九日春阴一日晴。似乎比张之洞的联语更契合杨绛晚年的心境。

杨绛生前将她与钱锺书留下的手稿及少量书籍，还有一些书画函札等文物，捐赠的捐赠，送人的送人，出版的出版，将一缕缕书香分享给众人，惠泽于后世。

案头，尚未读完的《杖藜集》毛边本。思绪，在裁与不裁之间游荡。若“裁开”更多的书房故事，将有更浓郁的书香飘逸而出。

《杖藜集》，朱航满 著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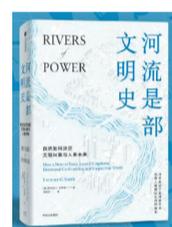
上架新书

上海译文出版社 148元
王康武、林娉婷 著
《王康武回忆录》（上、下卷）



继黄仁宇《黄河青山》、齐邦媛《巨流河》之后，又一本充满历史细节、家族记忆和个人魅力的跨时代记录。作者在年近九旬之际，回溯上下求索的一生，回忆录兼具丰富的文学与史料价值，笔调平实深厚，谦逊动人，堪称二十世纪历史洪流之中一部丰富而独特的生命画卷。

中信出版集团 88元
劳伦斯·史密司 著，周炜乐 译
《河流是部文明史》



大河是古文明的动脉，河流对文明进程造成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。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的发展，我们与自然的联系正发生改变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河，机遇和危机暗流涌动。本书以广博的笔触，讲述了河流作为一种自然力量与人文社会间错综复杂的关联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 35元
周嘉宁 著
《浪的景观》



从偏远的美国小镇，到南京某处名为“防风林”地下室，从挤满罗大佑歌迷的南下列车，到已不复存在的上海迪美地下城，周嘉宁书写时代浪潮中的友谊、爱情、梦想，以小说的形式，为读者提供“一块干净明亮的地方”。

北京大学出版社 20元
王充闾 著
《王充闾回想录》



作者以他特有的散文笔法展开了一生的回忆——从幼年心中种下文学的种子，到一步步走上文学的殿堂，获得人生的累累硕果。这一切的茫然与选择、困惑与希望、徘徊与前行、挫折与成功等酸甜苦辣，尽在这本回想录中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书边废墨

一片冰心山水间 写在《漫话阳羨》出版之际

| 路晓农文 |

我和陈宝明先生相识20年了。梁祝文化使我们走到了一起。

2001年6月，邮政部门得到消息，邮电部决定在2003年发行民间传说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特种邮票。由于宜兴梁祝文化底蕴深厚，所以，宜兴市邮政局、善卷风景区就策划成立一个梁祝文化研究会，深入挖掘宜兴的梁祝文化。

为什么要和善卷风景区合作？因为宜兴的记载中，梁祝主要遗存都在善卷风景区内。那时，我从邮政局办公室主任退到二线，而陈宝明则是善卷风景区的书记，于是我们开始了最初的合作。

宝明先生中等身材，国字脸，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，语言不多。接受任务后，我们便按成立社团的要求一个单位去跑。根据省民政厅、文化厅的意见，宜兴市民政局于2002年3月28日批准成立宜兴市华夏梁祝文化研究会，并于4月13日召开了成立大会，成为国内第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梁祝文化研究社团，而宝明先生则成为研究会的第一任秘书长。

随着宜兴梁祝史乘、典籍的陆续发现，宜兴梁祝文化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，2002年6月5日，宝明先生的《寻觅英台的足迹》率先在《无锡日报》发表，成为21世纪宜兴梁祝的第一声呐喊。仅2003至2004年间，他又先后在《宜兴

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旅游报》等媒体发表了8篇文章，继续宣传与弘扬宜兴梁祝文化。

宝明先生善于思考。因为我一直担任研究会副秘书长，所以常常就梁祝文化与他交流，我们的思路往往不约而同。譬如发挥溶洞文化、梁祝文化、佛教文化的三大优势开发善卷风景区；根据宜兴梁祝传说“记载最早、记述最丰、遗存最多、史据最足”的特点打造“梁祝传说历史遗址园”；以梁祝爱情文化带动祝陵村、善卷村等周边乡村的共同发展等。

拜读宝明先生的《漫话阳羨》，仿佛一股清凉、甘甜的泉水潺潺流入心田。因为他写的那些东西我也很熟悉，例如梁祝，例如溶洞，例如紫砂，例如文物古迹，例如一些人物，但经过他的文字，那些熟悉的东西使我又一次得到感动，得到补充，得到升华。

宝明先生是用心去写作的。那些山水，那些溶洞，那些传说，那些人物，那些物产，不仅都是他的亲历亲闻，而且接着地气，每个宜兴人都会感到这些事物就在自己身边奔跑、跳跃、演绎。例如，他写的蜀山古南街，那用缸瓮垒砌的墙基与围墙，那攀援于檐下与墙上的绿色，那茶馆里的氤氲与喧闹，那聚精会神制陶的恬静与拍打泥片的灵响，那蠡河中载满陶器的船队与颤动的跳板，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陶式乡愁之

中。读了《漫话阳羨》，我们如同看到一幅宜兴的山水长卷，它不仅由山水、人物、故事的画面组成，而且由数千年的人文历史组成。这幅长卷，正是《古今阳羨旅游图》。

宜兴是个有7000年制陶史、2200年建县史的历史文化名城，不仅山水秀丽、物产丰阜，而且英雄辈出，文脉兴盛，状元宰相、两院院士，层出不穷；不仅以紫砂为代表的“五朵金花”蜚声中外，还有自唐至今的阳羡茶代代传承；不仅有善卷洞、张公洞、陶祖圣境等著名溶洞，还有云湖风景区、龙背山森林公园、竹海风景区、团氾风景区、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等8个4A级风景区向游人招手；不仅有国家级文保单位国山碑，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紫砂制作技艺、梁祝传说和钧陶制作工艺……这些都是今天发展旅游的丰富资源与宝贵财富。

宝明先生倾注了半生的心血，为宜兴的旅游事业喝彩。他提出了许多开发旅游的建议，一心期盼着宜兴旅游的兴旺发达。昔人用“玉壶冰”表示品行高洁、清澈无瑕。我送宝明先生一句话：“一片冰心山水间！”以赞颂他对宜兴旅游的一片晶莹剔透的赤子之心。

《漫话阳羨》，陈宝明 著，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，定价：58元